

第五十九章 君臣之間無曖昧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葉靈兒啊了一聲，直接掩住了自己的嘴唇，吃驚的說不出話來，雖說範閑入京後的那段日子裏，她天天在範府廝混著，在蒼山上打麻將，對於這位年輕師傅的心誌有所了解，可是怎麼也沒有想到，在如今這當口，範閑竟然會如此勇敢地選擇了歸宗。

二皇子看了她一眼，苦笑說道：“我在想，範閑是不是發了瘋。”

“為什麼這麼說？”葉靈兒那雙如玉石一般的眸子裏閃過一絲疑惑，既然範閑敢去祭祖，定是太後與陛下都默許的事情，為什麼自己的夫君還認為範閑是在發瘋。

二皇子搖了搖頭，說道：“對於如今的範閑來說，本身就隻有四條路可以走，而他今日選擇歸宗，直接堵死了兩條路。”

葉靈兒沒有開口繼續問，安靜地聽著。

二皇子思忖了少許後靜靜說道：“他如今手頭的權勢太大，得罪的人太多，孤臣之勢已成...對於他而言，將來在慶國，要不然就是和我們這些人搶一搶那把椅子，要不然就是扶植老三上台，而自己隱在幕後，做一位攝政的王爺，隻有這兩條路，才能保證他的家門安寧，不受翦除，可是他如今既然歸了範氏，便自然斷了繼位的可能，想用皇族子弟的身份攝政，也不可能。”

葉靈兒皺眉說道：“就算他不認祖歸宗，可是以他的身世，不說陛下可不可能允許他繼位，至少整個皇族和朝廷裏的士子們，都不會同意，這第一項，本身就沒有什麼可能。”

“什麼是可能？”二皇子說道：“他一天不歸範氏，就有被宮裏重新接納的可能，加上他手頭的權力，誰敢說他要爭這天下沒有可能？”

“那第二項呢？”

“一位攝政王爺，或許能夠讓宮裏的貴人和宮外的皇族軍方保持沉默，隻要他姓李...可是一姓範的權臣，要挾天子以令諸侯，這就...不可能。”

二皇子平靜說道：“所以範閑今天歸宗，直接斷了前麵說的這兩條路，我不明白他究竟在想什麼。”

“還有兩條路是什麼？”葉靈兒看著王爺臉上的莫名神色，忽然覺得一陣寒意湧上心頭，關切問道。

二皇子停頓了片刻後說道：“將來父皇百年之後，不論是誰登基，隻怕都會對範閑和範族進行大清洗，如果不清洗，誰也沒有把握能夠完全控制住大局。”

這正是在抱月樓中，二皇子對範閑說過的那些話，但是他一直以為範閑會逐漸往皇族裏融入，爭取一個明麵上的地位，不論是範閑自己去搶龍椅，還是幫老三，都是可行之途。

以範閑如今的實力，以及他身前身後所連帶影響著的那些老家夥們，沒有一個新登基的皇帝能夠放心看著他活下去。

“所以很多年後，範閑隻有兩條路可以走。”二皇子皺緊了眉頭，百思不得其解，“要不然就是束手待縛，滿門被抄斬，就如同當年的葉家。”

他頓了頓，有些疲憊說道：“要不然...就是憑借他手中的權力造反，叛出國境。”

他自嘲笑了起來：“當然，他手中的權力都是紙，掀不起多大風浪，父皇是個謹慎的人，範閑手中沒有軍隊，就永遠不可能真正的成就氣候。”

葉靈兒一驚，細細品味他說的這幾句話，發現如果以後的局勢真的這樣發展下去，自己那位師傅大人果然不可能有什麼好下場。

她的小臉微微帳紅，說道：“你忘了一個可能性，如果真是三殿下日後繼承大寶，以他和範閑的師生情誼，並不見得會讓事情發生到不可挽回的地步。”

二皇子笑了起來：“這話我對範閑也說過，三弟年紀還小，不過我可是看著他長大的，這小子，哪裏又是省油的燈，更何況，在什麼樣的位置上，就要考慮什麼層級的事務，有些時候，不是你我不想做，就可以不做的。”

他平靜說道：“而且不要忘了，太子殿下才是真正的接班人，很多人似乎有意無意間因為他的平靜而忘記了這件事情，但我相信，範閑是不會忘記的。”

“最重要的是。”二皇子緩緩低下頭，“不論是誰繼承大位，我們那位父皇在離開這個世界前，會眼睜睜看著範閑繼續集合了一大幫老怪物的實力，從而給他的繼任者帶來無限麻煩？這個國度是父皇的國度，他不會讓這個國度太亂，哪怕他死了也一樣。”

妄論聖上之生死，不管二皇子是子還是臣，都已經犯了大忌諱，葉靈兒咬著嘴唇，沒有接話，轉而問道：“可這又不是範閑想過的生活，這是朝廷裏那些長輩們安排的，如果你是範閑，你又能怎麼做？”

二皇子怔了怔，片刻後自嘲說道：“我也不知道會怎樣做，大概和他現在的情況差不多。隻是天下之爭，不進則死，既然他親手放棄了前兩條路，那就應該退的徹底一些。如果我放在他的位置上，這個時候，我就應該進宮請辭了，不論是監察院還是內庫，他總要放一個出來...然後...純從理智上講，他應該表現的和緩一些，然後暗中向著我這邊靠一靠。”

葉靈兒看著他。

二皇子認真說道：“這是最明智的選擇，想必他自己心裏也明白，我，是敢接受他的，而姑母，畢竟是他的嶽母，有晨兒這層關係在，不見得不能盡釋前嫌。”

葉靈兒搖了搖頭，歎了口氣，她知道自己的家族，那些遠在定州的軍隊，早已因為這門婚事，而成了奪嫡戰中的一個法碼，如果範閑再加了過來，自然...可她不想理會這些事情，忽然間覺著有些頭痛，難過地皺緊了眉頭。

二皇子站了起來，看著窗外的淡淡天光，出神說道：“範閑如果不轉變，日後隻有走入死局，他若有勇氣轉變，或者眼下會吃很大的虧，可將來卻可以為他和範氏謀取更大的好處和更穩定的和平，這都要看他怎麼想了。”

他最後有些無奈地低下了頭：“不過...這兩年裏早就證明了，範閑他是一個不按常理行事的瘋子，所以我沒有這種奢望。”

在慶國絕大多數人看來，範閑那張溫柔可親的外貌之下，確實逐漸透露出了幾絲瘋狂厲殺之氣，不是說京都裏的夜戰殺人擒人，而是讓京都震驚的歸宗一事。

五更冷時，範氏祭祖開始。

午時，這個消息就已經傳入了各大府邸，一時間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猜忖著事態後續的發展變化，在猜測著範閑對今後朝中權力的窺侍與**的懲落。

就如同二皇子一樣，沒有人能想明白範閑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。雖然說以往他隻是頂著一個皇帝私生子的身份，根本看不到一絲入主宮中的希望，可是私生子的身份畢竟也是個身份，隻要一天沒有焊死，便一切皆有可能，更何況這個身份在日後一定能起很大的作用。

很久以前，陳萍萍就曾經想過，一旦太後不在了，範閑也不是沒有重新列入皇子隊伍中的可能性。

而範閑今天搞的這一出，終於在自己的名字上烙下了範氏的烙印，斷絕了姓李的可能，在絕大多數人的眼裏，都顯得有些愚蠢或者說是衝動。

便是在重重深宮之中，這個消息也驚住了許多位貴人們的心。

淑貴妃正在用娟秀的小字抄錄著範閑送過來的天一閣善本，聽著宮女的回報，有些訥悶地搖了搖頭。

寧才人正在她那個小院裏圍著樹打轉練劍，聽到這個消息後，臉上光芒一現，讚了範閑一聲有骨氣。

漱芳宮中，宜貴嬪正在看著三皇子練字，聽著醒兒小聲的說話，微微一笑，沒有說什麼，隻是看著自己兒子的眼色複雜了起來。

半晌之後，她將兒子拉到了簾後，對著他輕聲說出了今天京都裏最大的那個消息，說的極其認真和嚴肅。三皇子悚然一驚，小小年紀卻馬上明白了許多事情，先生歸宗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自己。

宜貴嬪最後認真說道：“平兒，你要牢牢記住，範先生為你所做的一切，如果日後你敢做出那些事情來，母親饒不了你。”

三皇子低下頭,沒有說什麼。

廣信宮中,一直幽居於此,不怎麼方便出宮的長公主李雲睿最先得知了這個消息,這位美麗的女子在稍微怔了怔之後,便笑了起來,所謂一笑百媚生,便是如此,竟將宮內宮外那些白幔清光,紙花玉樹的光采全都壓了下去。

宮女小心瞿翼問道:“公主為何如此高興?”

長公主緩緩斂去笑容,輕柔至極說道:“本宮忽然覺得,我那女婿真是位可人兒,識分寸,懂進退,說來隻與他見過一麵,真是可惜...明日安排他與婉兒進宮,本宮要瞧瞧這兩年不見,小範閑是怎麼成長的如此迅速。”

宮女一怔,心想小範大人此舉明顯是衝動有餘,利害考慮不足,難道長公主是因此而高興?可是看長公主的臉色,明明確實是極為欣賞小範大人的舉動。

含光殿裏,太後正在握著念珠碎碎念著什麼,洪老太監侍著身子服侍在一旁,許久之後,太後歎了口氣,說道:“那孩子也算識大體,不容易了。”

洪老太監微嘶說道:“小範大人不錯。”

皇宮後方那座清幽的小樓裏,慶國的皇帝陛下一身黃袍,負著雙手,看著畫中那位黃衫女子微微出神,半晌後輕聲說道:“我們的兒子確實更像你一些,很驕傲,並不是我不想讓他回來,隻是他不想回來...姓範也好,當年你和亦德曾經以兄妹相稱,就算隨母姓吧。”

一陣寒冬微風穿樓而入,掀得那張畫微微飄動,畫中黃衫女子清麗麵容稍一扭曲,便像是唇角泛起一絲嘲諷的笑容,似乎是嘲笑皇帝說出來的話,隻怕連他自己都不信

大年初一的下午,範閑坐在前往靖王府的馬車上,這是許多年來,範府與靖王府之間的老規矩,年後總要擇一日兩府人聚在一起熱鬧一下,範閑離開澹州三年,也早習慣了自家與靖王府之間古怪的親密關係。

雖說弘成很淒慘的被禁足一年,這是範閑弄出來的好手筆,但範閑也清楚,這實際上是靖王爺狠手決斷,防止自家王府被拖入奪嫡一事,兩邊府上並沒因為子侄輩的那些戰爭而影響到感情。

馬車微顛,婉兒出神看著範閑,半晌沒有說話。

範閑笑了:“有什麼想問的就問吧。”

“我在想,今天京都裏一定都在議論你。”林婉兒一笑說道:“都在罵你是個蠢貨。”

範閑笑的更開心了,忽然間又沉默了下來,半晌後看著妻子的雙眼,認真說道:“我能瞞天下人,我不瞞你。”

林婉兒微微一笑,正視相公的雙眼。

範閑平靜說道:“其實原因很簡單,隻有兩個。一,我從來都是把自己看成範閑,我是奶奶從小養大的,我不會再接受任何別的姓氏,歸宗祭祖,我一直願意,所以我去做。”

林婉兒溫柔地靠在他的臂膀上,覺得他的體息很溫和純淨。

“第二,不論是在江南亮明支持老三,還是在京都裏大殺四方,以至於今天認祖歸宗,我都是在明誌。”範閑低頭,看了婉兒圓潤的臉蛋兒一眼,溫和說道:“澹泊以明誌,寧靜以致遠,要想致遠,就必須明誌。”

“明什麼誌?明誌給誰看?”

範閑沉默了,想到了皇宮裏與皇帝的那番對話,澹泊公啊澹泊公...

“我不想當皇帝。”他平靜說道:“當然是給陛下看。”

林婉兒擔憂地看了他一眼,雖然沒有說什麼,但範閑知道姑娘家早就已經看到了將來,自己有可能面臨,甚至是範府有可能面臨的滅頂之災。

“逆流而上,不進則退,船傾人亡,這個道理我是懂的。”範閑微微偏頭,“似乎所有的形勢都逼著自己應該去爭一爭,可是皇上卻警告了我,我隻好不爭了。”

他笑著說道:“順流而下,終究還是舒服些,這天底下我沒有幾個怕的人物,可是對你舅舅,我那個便宜老子,還是有些害

怕。”

林婉兒笑了起來,但笑意裏依然有些憂慮:“可是將來呢?”

“將來?”範閑說道:“陛下至少還能活二十幾年。我用一個不可知的將來的危險,換取了二十幾年的太青,或者說二十幾年陛下的信任,這個買賣,是很劃算的。”

“而且我不能曖昧,必須斬釘截鐵地表現自己的態度與心誌,哪怕是站在老三的身後,也不足以說服很多人。”

範閑揉著自己的眉心,有些疲憊說道:“男女之間可以搞搞曖昧,君臣之間這麼搞,那就容易死人,我相信陛下一定喜歡我的決斷。”

他還有句話沒有對妻子說,所謂曖昧,必然是雙方麵的,所謂決斷也是互起作用的,今天認祖歸宗,是他向皇帝表示赤誠,也自然看清楚了...皇帝不想讓他接這個天下。

這個事實,讓範閑有些放鬆,而放鬆之後,卻多了一絲深深的隱憂,憂不在當下,而在當年,正如陳萍萍在那個夜裏確認的那樣,範閑也終於確認了,天子有疾,有心疾。

馬車停在了靖王府的門口,早有各色下人在府外侯著,將範府來的貴客們接入王府之中。

範閑領著婉兒跟在父親和柳氏身後,邁步而入。

一眼望去,府中圓景依舊,隻是湖那邊的白紗卻沒有懸起來,想來也是,今時是冬日怎會掛紗遮光,隻是側頭看著身旁溫婉無比的婉兒,範閑依然想起了初戀時的辰光。

一個有些蒼老恚怒喜悅諸般複雜的聲音響起,把範閑從難得的短暫美好時光中拉了出來。

“你個小***,還知道來看老子!”

靖王爺怒氣衝衝瞪著範閑,但那雙瞪的極大的眼睛裏,不知為何,卻流露出一絲傷感與懷念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